

2007 年选

最适合中学生阅读 **小小说**

2007 ZUISHIHEZHONGXUESHENG
* YUEDUXIAOXIAOSHUONIANXUAN

《小小说选刊》
杨晓敏 主编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2007 年选

最适合中学生阅读小小说

2007 ZUISHIHEZHONGXUESHENG

※ YUEDUXIAOXIAOSHUONIANXUAN

《小小说选刊》

杨晓敏 主编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7小小说年选/杨晓敏主编.—长春:北方
妇女儿童出版社,2008.1
(最适合中学生阅读2007年度选本)
ISBN 978-7-5385-3282-1

I.中… II.杨… III.小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201199号

2007小小说年选

策 划	李文学 刘 刚
主 编	杨晓敏
责任编辑	于德北 张晓峰
装帧设计	李岩冰 赵春月
内文插图	孙慧贤 谭 颖
出版发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	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亿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248千字
版 次	2008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85-3282-1
定 价	19.8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菊花、古剑和酒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3 | 教授生涯 | 聂鑫森 |
| 11 | 怀念一只被嘲笑的鸟 | 刘建超 |
| 13 | 神 袂 | 孙方友 |
| 15 | 大 厨 | 相裕亭 |
| 17 | 无尽的蚕丝 | |
| | ——京都物语之五 | 谢志强 |
| 19 | 出 神 | 陈 毓 |
| 21 | 官匪之约 | 尹全生 |
| 23 | 聪人听风 | 高海涛 |
| 25 | 在肚子里吃草的牛 | 芦芙荭 |
| 27 | 一幅画的附加值 | 于小渔 |
| 28 | 怎样把沈小默留下来 | 邵孤城 |
| 31 | 将军的故事 | 戴 涛 |
| 32 | 寿 星 | 张国平 |
| 34 | 寻 枪 | 奚同发 |
| 37 | 胡车儿 | 邓洪卫 |
| 39 | 琴 心 | 于德北 |

开始懂了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|-----|
| 43 | 士兵和男孩 | 王奎山 |
| 44 | 珍 存 | 于德北 |
| 46 | 最珍贵的照片 | 周 波 |
| 48 | 老 马 | 李世民 |
| 50 | 最后的三棒鼓 | 刘绍英 |
| 52 | 五个南瓜窝子 | 刘正权 |
| 53 | 城市的方向 | 吴富明 |
| 55 | 五楼的萨克斯 | 朱 宏 |
| 57 | 一支钢笔 | 刘立勤 |

目 录

59	那被秋风带走的最后一一片叶子	史雁飞
61	女蜘蛛人	罗伟章
63	爱是同饮一杯茶	刘会然
64	寻找刁德一	邵孤城
67	护林员老杨	侯发山
69	飘在河床上的麦穗	安 庆
71	和女儿一同长大	杨琳芳

风的背后

75	候 购	王 蒙
76	拯救木匠吴二	滕 刚
79	卧 倒	申永霞
81	生死之间	袁炳发
84	狼 性	尹全生
86	怀念少女小红	侯德云
88	心灵之光	刘黎莹
90	王得光晒太阳	秦德龙
92	悬挂的人	魏永贵
94	我们吓坏了自己	周海亮
96	你可以送我回家吗	段淑芳
98	两个乞丐	金 光
100	绑 架	乔 迁
102	手	聂兰锋
104	杨 七	魏西风
106	一滴眼泪的重量	梅贻涵

来自地铁与人海

111	猫世界	蔡 楠
113	如何证明一个人的存在	申永霞

小小说年选<<

115 飞向空中的盆子
 117 小草的遗言
 119 看 球
 122 山花为谁开放
 124 黑色的蝴蝶
 126 第一百个
 128 化 妆
 130 MOTHER——母亲！
 132 哈 酒
 135 雪上的舞蹈
 137 乡村凉拌
 140 赢你一生
 142 阳光味道
 144 忧伤远逝
 147 李小末的春天
 149 一场叫纪念的雪
 151 别不相信微笑可以救你的命
 153 秀 发
 155 灵魂的颜色

芦芙荭
 陈永林
 张国平
 刘黎莹
 陈 敏
 秦德龙
 秦 俑
 王琼华
 宗利华
 魏永贵
 纪富强
 陈力娇
 平 萍
 非 鱼
 天空的天
 海 飞
 曾 颖
 夏雪勤
 徐均生

究竟谁在思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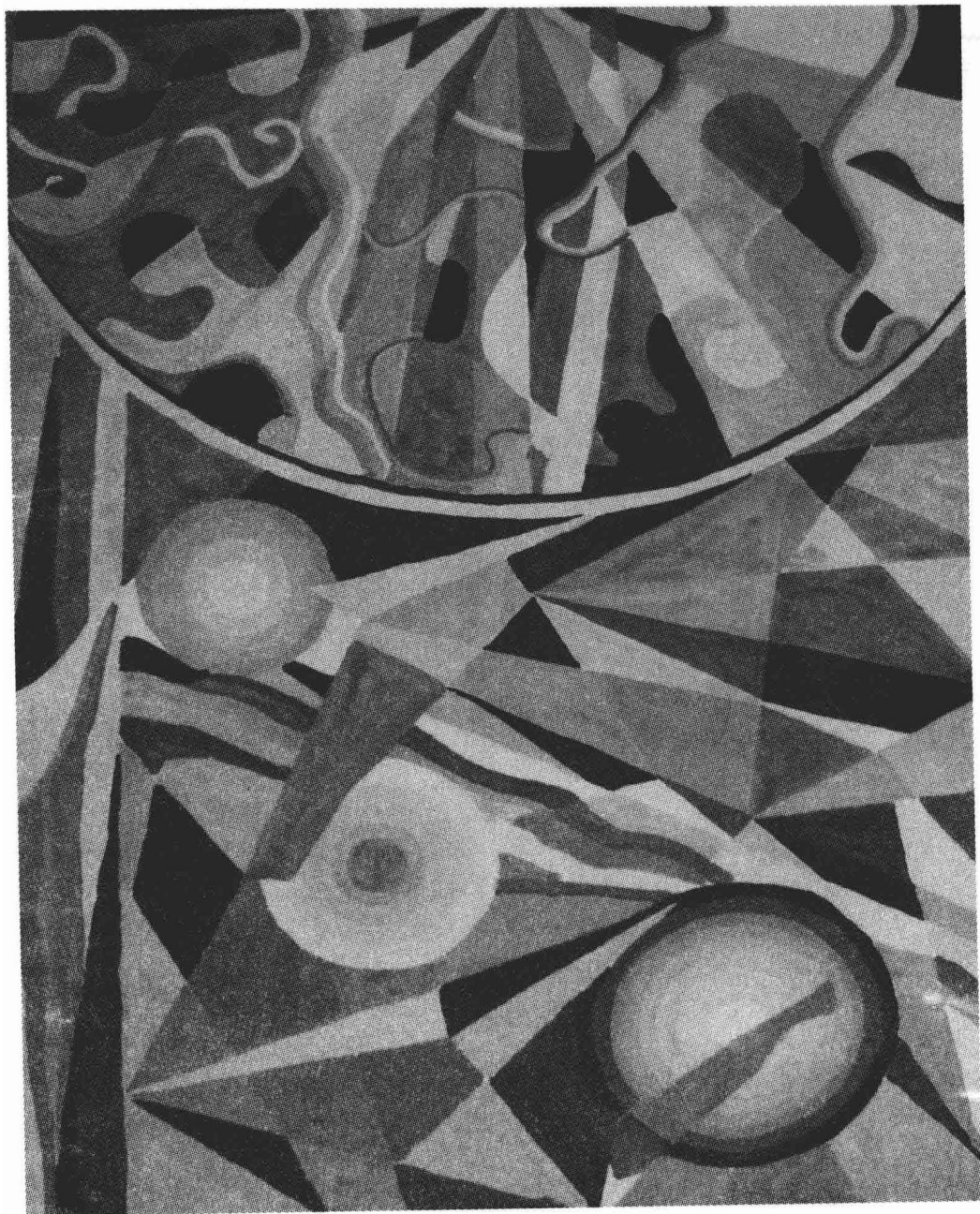
159 水家乡
 161 崭露头角
 162 最后一个书法家
 165 踢了一下甬井盖
 167 天 才
 169 教 材
 171 一匹马的微笑
 173 老中医
 176 我什么也不会

蔡 楠
 凌鼎年
 王琼华
 范子平
 宗利华
 刘国芳
 珠 晶
 邓洪卫
 东方宏

小小说年选<<

178	砸 锅	江 岸
180	对 话	周海亮
181	请说好普通话	巩高峰
183	逃	非 鱼
185	交 情	红 掌
187	女儿的答案	黄克庭
189	分析题	安 勇
191	被市长抱过的孩子	刘吾福
192	家 教	姚玉萱
194	朋友，你在哪里	李永康
196	成都初恋	李永康
198	苦 夏	骆 驼
200	老王醉酒	石 鸣
202	班长助理	刘靖安
204	忙啊，忙！	庄 学
206	现实例题	周独明
208	谁来买单	晓 立
210	冯孩儿	李 森
212	伊人坊	杨琳芳
215	次品男人	尹全生

◎ 菊花、古剑和酒



散授生涯

◎文 / 聂鑫森

黄花梨

在潇湘林业学院的中国家具系，刚届五十的教授柯森，是个众目所矚的人物。

柯森生得个子高挑，身板笔直，国字脸，大背头，说一口纯正的京片子。他很讲究服饰，尤喜着西装，西装又喜白、红二色，配上适合的衬衫、领带、西裤、皮鞋，确实是风度翩翩，没有哪个地方不妥帖，充满着“唯美”的意味。这正如他讲授和研究的专项：明清家具，从材质到形制，从制作工艺到装饰效果，都可说是尽善尽美。

他所著的《中国古代家具考订》和《明清家具鉴赏》二书，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，常印常销，上百万元的版税尽纳囊中。他的头衔很多：湘楚明清家具研究协会副会长、《中国家具》杂志高级顾问、古城明清家具收藏协会荣誉会长、博士生导师。有本事的人，也就有脾气，柯森是个很张扬的人，讲课时手舞足蹈，口若悬河，与同事相处，也是口无遮拦，从不肯仰人鼻息。好在时代不同了，没人跟他较真，更没有人揪小辫子，但别人心里会怎么想？大概总不会很舒服吧。

他的夫人也在本院，是办院刊的，朴朴实实，话不多，脸上总带着明亮的笑。她劝他应该收敛一点，老大不小了，还这么神神道道的。他手一挥：“我心坦荡，直言无忌，世人都如我，则要多许多宁和宁静。”

他有个独生子，本科毕业后，去法国留学攻读“外国古典家具的设计和制造”。他很不平，说：“那些劳什子，能和明清家具相比么，呸！”

他也有遗憾，制作明清家具的材料，紫檀木、鸡翅木、红木、楠木、榉木、铁梨木、乌木中，作为活生生的树，他大多都看过、摸过、嗅过，但花梨木至今无缘一见。因此，他总是利用寒暑假，在南方各省的崇山峻岭中寻访，自费请向导请保镖，涉险渡难，乐此不疲。在这一点上，同事们对他还是很佩服的，一踏上旅途，背着大旅行包，工装工裤，全然不要了往日那些时髦的打扮，像个森林勘察队员。



这一个暑假，柯森去了湘、粤、鄂交界处的龙虎山，那儿还是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。整整去了五十天，回来后，人瘦了，脸黑了，手上脚上都缠着纱布，一双眼睛亮灼灼的，眉梢上洋溢着喜气。

有人问他发现什么了？

他一笑：“没有。但那地方很好玩。”

皇天不负苦心人啊，他终于找到花梨木了，不是几棵，是一片！

至今他还记得，他和向导、保镖在那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森林中，转了一个多月，有一天午后，翻过一道大石崖，在一片向阳的坡地上突然发现了一片花梨木树。花梨木，分黄花梨和青花梨，而眼前全是黄花梨，为豆科蝶形花亚科黄檀属植物，在广东一带又称之为“香枝”。阔叶高干，树径皆在三四十厘米以上，有一种异香氤氲。不少专家断言，黄花梨在中国大地早已绝迹，现在市场上所用的花梨木都是从越南、缅甸、老挝、柬埔寨进口的。后者是实情，前者则是谬误，这一片黄花梨不就是证据么？他用数码相机拍照，用摄像机拍摄现场情况，然后招呼两个助手帮着丈量面积，数点单位植株。他还记录下了这片林子的方位、土质情况，以及抽查树高、树粗，推算树龄。

他们的帐篷，在这片林子里整整扎了五天。

黄花梨啊，美丽的黄花梨。

回到学院，他把这个秘密深深地埋在心里，没有对任何人说。他要撰写一篇有质量的论文，发布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，他完全想象得到当这篇论文面世后，会让多少人瞠目结舌，会让多少人欢欣鼓舞，无异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。

到底忍不住，他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妻子。

妻子说：“确实吗？你都考察清楚了？别出什么意外啊。”

他平静地说：“错不了！学问上的事，我决不会马虎。”

妻子这才放下心来。

两个月后，论文连同一大组照片，在《中国家具》杂志上发表了。果然不出柯森所料，海内外电话不断，同事和学生见了格外亲切，这不是扩大了学院的知名度么？！院长还特意给他打电话，说那些车旅费和其他费用，都由学院报销吧。柯森说：“谢谢。我不花公家的钱！”

一眨眼半年过去了，柯森接到一份大红请柬，是广东的一家著名仿古家具制造厂发来的，邀请他去参加一个“国产黄花梨仿明清家具博览会”。

国产黄花梨？他们在哪儿发现的？

他兴冲冲地去了。

在宽敞、明亮的展览大厅里，陈列着一色的黄花梨仿明清家具：圆后背交椅、兽面虎爪炕桌、罗汉床、六柱式架子床、衣架、包镶框樱木门心大四件柜、圈椅、官皮箱、翘头案、琴桌、茶几……

一个年轻的女讲解员，款款地说：“这些黄花梨，产自我国湘、粤、鄂交界处的龙虎

山,是潇湘林业学院的柯森教授,历数年之功,寻山访水,于偶然中发现的。他所撰写的学术论文,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……”

柯森仿佛被雷击了一般,只觉天旋地转。他恨不得要抽自己两个耳光:我好浑啊!正是他的这篇颇获名声的论文,引去了一些好利之徒,刀斧之下,那一片黄花梨还能存活下去吗?罪孽呀罪孽!

他回到学院后,无端地病了好几天。

在病榻上,他想起了《庄子》中的教诲:散木者,矮小谦卑之木,方可尽其天年,而名贵高大之木,一旦广为人知,则难逃砍伐之劫。

病好后,柯森似乎换了一个人,讲课轻言细语,与同事相处恭谦有礼,一些与教学无关的名衔一一婉言辞去,连衣着也朴素起来。

他请人用毛笔写了个斗方: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。托裱后,装入镜框,挂在书房的正面墙上。

在梦中,柯森常常看见那一片郁绿芬芳的黄花梨……



◎阅读提示

有竟之举,造成了自己深爱之物的“砍伐之劫”;无竟之中,去其性格中的浮华之气。人间之事,尽在“有竟”、“无竟”之中。自省才是自律之本。

霸王别姬

中文系有个“微澜票社”,聚集着一群对京剧如醉如痴的票友,规模不大,却行当齐全,有文场(京胡、月琴、笛子等)、武场(锣、鼓等),有生、旦、净、丑和龙套。每个星期天的上午,男女老少聚在一块,或单个儿唱,或排练一些折子戏,坚持了不少年头。

教宋词而且特别推崇“婉约派”的章一尊先生,就是一个地道的票友。他是一个大块头,面白无须,两个耳朵很长,几乎垂肩,嗓子却是又甜又脆,攻的是旦行,对“梅派”理解尤深,演唱杨贵妃、苏三、虞姬、白素贞的名段,常常满座叫好。

章先生是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硕士生,毕业后就留在中文系了。他的导师是一位研究宋词的权威,耳提面命,自然是继承衣钵无疑。听课的少男少女们说,如果闭上眼睛,光听章先生讲课的声音,常会产生错觉:酷似在一个春天的园子里,一个多愁善感的佳



丽在娓娓叙说衷曲！章先生业余没别的爱好，除了看书和考证，就是唱京剧了。

有人说，他常去票社，为的是可以亲近段秋水先生。段先生是个女儿之身，比章先生小两岁，是教唐传奇的，长得很秀气，嗓音却很宽洪。很奇怪，她喜欢花脸这个行当，唱窦尔敦、关云长、楚霸王的名段，可以说是遏云绕梁，余音不绝。

章先生和段先生虽同在中文系，但各有各的专业，各有各的课时，见一面并不容易，能真正大大方方地接近，说一说京剧这个共同的话题，只有在票社。

他们心有灵犀，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在票社见面，好像都掐死了时间，章先生总是第一个到，过一会儿他听见走廊上有脚步声了，便迎到门口。

“段先生，您早。”

“您早，章先生。”

他们坐下来，隔着一段距离，趁着这时候安静，说一会儿话。

“段先生，这一向可忙？身体可好？您好像有点疲倦。”

“正在写一本小书，出版社催得紧。您呢？还喜欢熬夜吗？”

他们彼此都觉得很温馨。

章先生总想在某一天改一改对方的称呼，不叫“段先生”而叫“秋水”，但下了无数次决心，就是没有叫出口。段先生呢，也曾想过，什么时候主动提出去章先生的“府上”看看，却一直羞于启齿。

他们都在等待一个机会，既顺理成章，不失身份，又有一种古典的氛围。

票友们陆陆续续地到了，乐声也响了起来。

章先生唱《贵妃醉酒》中的“海岛冰轮初转腾，见玉兔，玉兔早又东升……”

段先生听得很投入，到关键处，洪亮地喊了一声“好”。

过了一阵，段先生站到琴师旁边，唱《坐寨盗马》中的“将酒宴摆至在聚义厅上，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……”

章先生频频点头，真不敢相信这声音是从那个秀气的身躯里迸发出来的，很有点当年金少山的味道，便轻轻地鼓掌。

到了中午，大家又该散去了。

章先生站在门边，等段先生先走，说：“您走好，下次见！”

“谢谢，下次再听您唱，真过瘾。”

一晃好多年过去了。

都上五十了，他们依旧是金牌“王老五”。

离教师节还有两个月，学校决定搞一次教师的文艺会演。中文系有一个现成的票社，自然是摩拳擦掌，要排一个折子戏《霸王别姬》，段先生饰楚霸王，章先生饰虞姬。钱也批下来了，置办戏装、道具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粉墨登场毕竟不同于平日的唱着玩儿，必须认真地排练，于是，每周的星期六和星期天，票社的全体成员都得来。

这两个月哇，正是夏秋之际，天气奇热，但章先生和段先生精神亢奋，在导演的指挥下，唱腔、道白、身段、台步，一遍一遍地练习，从不肯马虎。这是一出“对儿戏”，台上的主要演员就他们两个，一个眼神一个手势，都会有无限的意味，他们觉得彼此的心似乎贴近了许多。演到虞姬自刎时，双方的眼里都是泪水了。

真正彩排是在教师节的前一个夜晚，在大礼堂的舞台上。

平日里的排练是“素面朝天”，一旦化了妆，在鼓乐声中登台，章先生和段先生突然觉得不自在起来。苗苗条条的段先生，成了男人气十足的楚霸王，而大块头的章先生，却变成了凄美的虞姬。先前排练时的角色转换，只是声音不同而已，但一旦化了妆着了戏服，就变成非常直观的形象了。他们都觉得心里很别扭，也失去了燃烧的激情，戏是勉强强彩排完的。

原本，他们都想在彩排后，卸了妆，相约到校园里走一走，月朗风清，表露一下心迹，现在他们都没有这个兴致了。

教师节的晚上，在正式演出时，台下看戏的学生们面对着显得孱弱的楚霸王和过于肥阔的虞姬，忍不住发出一阵阵的低笑声。在那一刻，章先生和段先生都明白了：他们再也走不到一块了。假如，章先生饰楚霸王，段先生饰虞姬，从外形到内质，都给对方一种真实的心理感受，也许这事就成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们生活在自己假想的角色里已深不可拔，艺术的审美替代了平常生活的需求，这是他们的悲剧。

他们还是照常去参加票社的活动，彼此见面还是那么彬彬有礼。

人们都很奇怪：他们怎么就不能成为一家人呢？



◎阅读提示

彼《霸王别姬》是一出京剧名戏，此《霸王别姬》则是讲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契合。“艺术上的审美”替代不了“平常生活的需求”。



生死劫

1971年初冬,正是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几个月后,在军代表召开的“五·七干校”学员大会上,宣布杜尚师、何一芬伉俪和另外一些根红苗正的年轻教师,从风雪中的穷乡僻壤返回古城的江南大学待命。

这个喜讯令这一对伉俪教授颇感意外。他们都满六十了,且多病,但比他们年纪大身体更不好的大有人在,却没有召回。他们发现从各个方向射来的目光中,掺揉着相当复杂的情绪,有质疑也有羡慕,有祝贺也有讥讽。

在江南大学,他们应属于名教授之列。杜尚师供职于历史系,对于战国春秋史尤独领风骚,他的《孔子世系源流考》、《楚灭庸国大事年表》,都是名重一时的著作。何一芬则任教于中文系,主讲唐诗、宋词,一上讲台,玉树临风,声调甜美,论析精辟,她还出版过不少这方面的选本和注释本。

他们当然都出自书香门第,两家是世交,两人又是中学、大学的同窗,名义上是父母包办,其实是自由恋爱,虽然没有孩子,几十年却是情深意笃。在傍晚的校园,两人并肩款款而行,真如画中人物,往往成为男生女生心目中最美的风景。

何一芬在诗词上功夫很深,抒情遣兴,锦口绣心,时有新作。不过,从不拿去发表,也不公之于众,只是“乞正”于夫君。有些诗句,往往得到杜尚师的击节赞赏,如《与尚师登岳阳楼》中的“人来吴楚雁声里,诗在水天龙气中”;《湘潭昭山即景》中的“残碑补壁苔犹绿,独树当关叶早红”……高兴了,杜尚师也会和上一两首,不过会自谦地说:“才情不敌夫人。”

杜尚师主攻史学,但颇好中医的针灸,研之甚深。家中备有银针,时时在身上的穴位试扎,体会针感的微妙。他常为多病的何一芬扎针治病,对外却绝对守口如瓶。他曾对妻子说:“如果哪一天我觉得没有必要活着了,我可以用银针扎于天灵盖旁的一个穴位,拔针后,可以从容地在半个时辰之内‘自闭’而死。”何一芬用手捂住他的嘴巴,泪水便下来了。杜尚师说:“此不过戏语罢了,何必当真。”

回到江南大学后,校“革命委员会”的负责人找他们认真地谈了话。杜尚师安排进了校“云水怒革命大批判小组”,撰写有分量的“批林批孔”文章,然后放到全国大报上去发表;何一芬白天做些轻微的劳动,业余帮助老杜查找资料,编制不放在革命大批判小组。

说是“小组”,规模并不小,有三十多个人,除杜尚师年长外,全是各系抽调的年轻教师,一个个意气风发,斗志昂扬。每天的任务是:集体学习马列主义、毛主席的雄文四卷,宜读中央重要文件和最新指示,讨论大批判文章的题目和提纲,分头完成分配下来的写作任务。

“革命大批判小组”设在校办公大楼的第五层，中间是一个大会议室，四周是一个一个的办公室，有门有窗，自成格局。开会了，走出办公室便是会议室，散会了，各回各的办公室，关起门来不受干扰。其他的人都是两人或三人一间办公室，杜尚师却是独分一间，为的是体现党对老知识分子的特别照顾。这使杜尚师多少有点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的感慨，在不开会的时候，他独自一人端坐在办公桌前看书读文件，目光却是散乱的，心思飞得很远很远。他仿佛听到了孔老夫子讲学杏坛传来的清亮之音，听到牛车咯咚咯咚辗过列国土地的厚浊之声……两千多年过去了，谁料中华文化有此大劫！杜尚师的双眼模糊了，趁着没人，赶快用袖口揩去泪水。

只有回到家里，杜尚师的心才真正轻松下来。门窗紧闭，布帘低垂，和何一芬在书房里悄悄地交谈。

门外飘着柔白的雪花，天地一白。

何一芬忽从抽屉里摸出一张花笺纸，说：“下午我写了一首七律《冬日呈尚师》，你看看。”

杜尚师接过来，细细地看：

玉屑霏霏宇宙昏，金猴破毁水晶宫？
人蒙口罩模糊脸；车走风雷批判声。
治史最称司马笔；论诗还具岁寒心。
相携雪霁看梅去，香满衣襟骨也清。

看完了，杜尚师没有做声。诗真是写得有血有泪，起句就好，大雪乱飞，天昏地暗，是孙猴子打碎了水晶宫，其实写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胡作非为！他划根火柴，把花笺纸烧了。“一芬，此类诗不可再作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”

“嗯。”何一芬孩子似的点了点头。

“我可能有几天不能回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从明日起，小组全体人员工作、吃、住都在办公室，由我执笔写《孔子的罪恶家世和反动思想体系》，提纲是集体拟定的。你说，这不是欺师灭祖吗？这样的狗屁文章，怎么写？”

“能推就推，能敷衍就敷衍。”

“恐怕是难。”

夜渐渐地深了。

第二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，何一芬刚刚打扫完一长截人行道，便有人来通知她快去办公大楼，杜尚师突然死在办公室里了，手里还握着一支钢笔，稿纸上刚写下题目的头两个字“孔子”……何一芬身子一软，像片落叶一样飘跌在地上。



她醒过来后,被搀扶着走进了杜尚师的那间办公室。老杜伏在办公桌上,似乎在熟睡,手里握着支钢笔,稿纸上果然只有“孔子”两个字。她马上意识到:丈夫决不是因病而猝死的,只可能是在无人时用银针扎头顶之穴位“自闭而死”,可那根银针他藏在什么地方呢?她不能问也不能说,只是大声地痛哭起来。

学院为杜尚师开了个简单的追悼会,悼词上含糊地说他是“于工作中突发疾病而逝”,然后火化了,葬入了梅岭公墓。

半个月后,何一芬领回了杜尚师抽屉里的遗物。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、《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论阶段斗争》一本、《批林批孔资料汇编》五本,还有两个空白笔记本、一支钢笔和一支铅笔。

夜深人静,何一芬仔细地检点遗物。在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的中间,她发现了深深塞入装订处的一根银针,再使劲掰开,出现了四个很小的铅笔字:义无再辱。

她明白了,丈夫对这样的写作任务,只能以死而全其气节,却又不能堂而皇之地去死,便用一种非常手段结束生命,以免连累家人。

何一芬想起“相携雪霁看梅去”的诗句,不由得心如刀割。本欲也一死了之,细思忖却万万不能,假如有一天世道清明,只有她才能为丈夫讨回一个公道。她小心地把丈夫的遗物收藏起来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一切开始走上正规,平反冤假错案,甄别是非功过。衰老的何一芬,向校领导面呈了丈夫的所有遗物,那根银针和“义无再辱”四个字,为杜尚师的晚节作出了有力的佐证,组织上重新写出了鉴定书。

一个冬日,何一芬因病逝世。她的遗书上只有两行字:

葬我于“梅岭公墓”杜尚师之侧。

我要与他“相携雪霁看梅去”。



◎阅读提示

为了道义而宁愿受辱,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风骨。杜尚师之死,正昭示了一个有良心、有良知的文化人宁愿同流合污的决心。